



文吉儿花了很长时间训练自己的“松弛感”。

读博士的原因，因为她担心自己存量太少而输出太多，需要不断补充学识储备。

读哲学专业的她，发现学术研究对创作有了意想不到的反哺。“它让我看世界更加客观、立体。在研究中西比较文学的时候，我有更立体客观的视角来反观自己的文字创作。”近两年来，这一变化让她感到自己的创作更加诗意化，人物情感与志趣也更富诗意，在叙述性上更加尊重主体，不再倾向于客体创作。

如果说“作者”是她给自己的定位，那么《海上升明月》则是她创作理念的一次集中表达。这部小说将家国情怀与校园成长双线交织，

讲述了海军与女作家的故事。女主角的形象兼具柔韧与力量，既有知识女性的敏锐与细腻，又有面对命运抉择时的果决与担当。书中那句“长得如何不能决定过得如何”的宣言，曾引发无数年轻女性的共鸣。

文吉儿笔下的女性，从来不是被动等待拯救的客体。她们在各自的轨道上奔跑，也会迷茫，但从未停下。

文吉儿对“大女主”有着自己的理解。她认为这个概念并非一成不变，而是随着时代演进不断被重新定义。在过往，顾家、贤惠的女性便可称得上大女主；而今天，则需要兼具多元能力与智慧，能够从容处理各种事务，活出人生的主体

性，进而创造自己的价值。但她同时强调，大女主不应被外界刻板印象所框定，真正的内核在于内心的富足与当下的自洽。

她主张在快乐的状态里做自己喜欢、有意义且能产生价值的事情，不必用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来证明自己，只要此刻觉得自己很好，便是大女主。这一观点既呼应了她笔下《海上升明月》中女主角的形象，也折射出她对女性自我认同的深层思考。

文吉儿花了很长时间训练自己的“松弛感”。她认为，松弛这个东西分时候。它需要一颗强大的心脏和稳定的情绪，才能松弛。希望自己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，不希望人生再经历什么大风大浪，就一直稳稳地就好。

但她也并不回避自己的“野心”。“我觉得文学创作跟你与这个世界的关联，有本质上的存在意义。我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，现在我发挥得还不是很够。”

关于未来，文吉儿没有宏大的宣言。“目前的想法还是好好写作。手里在写剧本，也在写长篇小说。因为你现在站在哪里、你在哪里被人看到，你就尽量先让自己留下来。先留下来比较重要。”她希望未来构建的“文学在场”，是一个比较轻盈的、积极的、自由的、有力量的状态。文学在场，作者再创。这八个字，大概就是文吉儿对自己最好的定义。■